

中国外交

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

黄登学

(山东大学, 济南 250100)

摘要: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既是基于两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同时也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综合国内国际尤其是美国方面的因素,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大致存在三种发展前景:俄罗斯“倒向”西方而与其建立反华联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向破裂;中俄正式结成战略同盟,共同“抗美”;中俄既不结盟,也不疏远,而在与美国相对良性的互动中向前发展。随着中俄各层次、各领域协作机制的日趋完善及一些问题的逐步解决,未来中俄两国既不“结盟”,也不“对抗”,更不会相互成为“敌人”,而将沿着预定的轨道实现平稳发展,既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造福于中俄两国人民。

关键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美关系;前景

中图分类号: D822.351.2; D85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386(2008)02-0025-07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在世界多极化背景下中俄两国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间关系,也是中俄总结和汲取两国历史经验与教训后的一个理性选择。实践证明,这种新型关系不仅可以确保中俄两国共同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而且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实现整个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考虑到中俄两国的内部变迁仍然存在变数以及国际关系发展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片坦途。在目前国际关系现实尤其是俄美关系最新发展态势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发展前景:

第一,影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突出问题复杂化和尖锐化,俄罗斯最终“倒向”西方而与西方建立反华联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向破裂,甚至发生冲突。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两国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协作范围日益广泛,互信不断加深,总体呈现良性发展态势,但毋庸讳言,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也还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中国威胁论”在俄仍有一定市场;中俄关系“政热经冷”、

“上层热下层冷”的不平衡状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变;相对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和两国政府的预期,双边文化、人文合作仍比较薄弱;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发展的隐忧。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不可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结成反俄联盟,但俄罗斯则不同,其中两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因素是:首先,无论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还是社会制度、对外战略,俄罗斯都是竭力向西方靠拢的。俄融入欧洲,“倒向”西方的步伐实际上从未停止,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可能是其“倒向”西方浪漫而曲折路程中的插曲,是在遭遇西方冷遇后的权宜之计。未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成败或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从目前俄罗斯的实力来看,与美国对抗无疑是不明智的。实际上,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俄美关系仍处于首要位置,俄罗斯外交施展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美关系的状况。“如果俄罗斯希望建设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希望在世界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希望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平等一员,希望变成沟通欧亚大陆的桥梁和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那么达到这些目标的最好途径是同美国、日本及其盟友和伙伴进行战略合作”,包括联合

收稿日期 2007-11-28

作者简介 黄登学,男,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美国和日本对势力正在壮大的中国实施战略夹击。若真出现这种情况,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很难维持下去^{[1](P90-97)}。其次,中俄两国国民间的互信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国内右翼势力的对华态度也可能对中俄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虽然中俄官方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签订了一系列法律文件,首次从法律上彻底解决了两国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但这也似乎未能降低俄罗斯人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仍有一定市场,俄历史教科书也未能做到正确地展现当年沙俄帝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历史。此外,俄罗斯国内以日里诺夫斯基、丘拜斯等为代表的右翼势力,一直反对俄罗斯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里诺夫斯基从沙皇俄国扩张主义出发,宣扬中国移民对俄罗斯的威胁并要求俄政府在领土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立场。而丘拜斯等人则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有敌意,认为中俄意识形态不同,缺乏共同的价值理念,不具备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反对同中国建立亲密关系,而主张俄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实现俄西一体化。鉴于目前美国对俄罗斯采取挤压战略,俄罗斯右翼势力一般是把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权宜之计。由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如果将来这些右翼势力走上政治前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前景令人堪忧。一些俄罗斯人也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只是双方的暂时需要,缺乏持久生命力。未来中俄两国力量消长的变化,将会导致两国对相互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特别是考虑到中俄特殊的地缘政治、人口地理和历史文化等特点,未来两国还可能会发生冲突。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拉林曾经提出疑问:“今天,俄罗斯和中国客观上相互需要,但明天这种需要还存在吗?”^{[2](P250)}当然,就中国方面而言,中国老百姓对于“庞大的北方邻国”当年给中国带来的伤害也仍然记忆犹新。

第二,俄罗斯与中国正式结成战略同盟,并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依托,联合印度、中亚各国及其他反美势力,组建一个与北约相对抗的新的政治和军事组织。

从国际背景来看,中俄能够“走到一起”并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美国因素密切相关。冷战结束以来,与世界多极化趋势以及总体走向缓和的发展潮流相违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呈

现回潮趋势。美国为了独霸世界,开始在欧洲及亚太等地区强化军事同盟,推行集团政治,并打着“民主、自由”旗号,在世界各地加紧演变和渗透。在美国看来,实施其全球霸权主义战略的最大障碍是日益强盛的中国和正在恢复实力的俄国。美国《波士顿环球邮报》撰文指出:“一个是正在崛起、咄咄逼人的中国,它像是一只年轻的老虎;一个是正在衰落却拥有强大核武器的俄国,它像是一头受伤的熊,它对任何风吹草动都保持着警惕,迫切希望表明自己不会听任他人支配。”^{[3](P27-33)}美国是否能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 and 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对美国在全球发挥首要作用的能力依然是极为重要的。^{[4](P41)}基于此,在欧洲,美国把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和对手,在亚洲,则将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

对于俄罗斯,美国采取的是“遏制与挤压”战略,特别是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美国认为,苏联解体后俄尽管综合国力大幅度下降,已难以形成与美国在全球抗衡的力量,但仍是除美国之外唯一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均有战略利益,并可同时在亚太和欧洲两个战略方向上与其争夺国际事务主导权的世界级军事大国。俄罗斯地大物博,拥有广阔的发展潜力,从长远看,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具备复兴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因此,美国对俄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在经济、政治、军事、地缘等各方面进一步削弱俄罗斯以彻底消除其所形成的威胁,使它“服从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专横,将其变成一个依赖于美国的、确保向西方‘民主国家’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国家”^{[5](P425)},并最终将其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

对于中国,早在2000年美国国防部就专门成立了“中国军事问题研究中心”,该中心发表的《2020年联合展望》报告暗示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最大潜在威胁。美国认为,中国处于所谓“不稳定的弧形地带”的中心,是“最有可能对美国构成军事挑战的新兴大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美国一方面声称“一个中国”立场,另一方面又援引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向台兜售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将台湾作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不仅不断强化美日“军事一体化”,加强与韩、澳、菲(律宾)等国的传统盟友关系,而且有加强与印度战略合作,将其“培育”为牵

制中国的一个战略支点之势 ; 美国正在亚洲扩大势力范围 , 直达中国后院。随着布什政府把中国从 ‘ 伙伴关系 ’ 重新定位为 ‘ 竞争者关系 ’ 后 , 美国高层官员越来越欣赏印度同美国的共同民主价值观和战略目标^[6]。此外 , 美国与印尼、越南的军事训练计划也逐渐恢复 ; 面对中国的军事力量 , 布什政府的意图如何恐怕已很清楚^[7]。由此美国苦心经营和构筑的针对中国的所谓 ‘ 环形岛链 ’ 渐成雏形。

总之 , 美国的战略意图及一系列战略行动似乎可以印证这样一个结论 , 即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中俄推进到相同的战略处境 , 恰如美国学者普拉特所言 : “ 现在美国将北约扩大到俄国边境 , 又将先进武器卖给台湾 , 这就把俄中两国推向一条新的统一战线 ”^[7]。中俄进行战略协作 , 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和借重 , 抑制美国的冷战思维 , 实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 中俄建立起来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是由实力居第二和第三位的国家间的联合 , 其目的是要在战略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牵制依靠实力和理念建立起独霸天下体制的美国^{[8] (P272)}。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和中俄等国推动世界 “ 多极化 ” 的努力实际上构成了世界格局过渡期的基本矛盾。

对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两国虽然强调不是一种 “ 结盟 ” 关系 , 但其中所蕴涵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俄罗斯学者梅利可娃认为 : “ 中俄两国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个多年的悬案 , 两国通过强调进一步加强政治和经济合作体制的蜜月关系 , 动摇美日同盟 ” , 虽然 “ 两国之间还不存在联盟 , 但已经不是单纯的 ‘ 友谊 ’ 了 ”^[9]。鉴于中俄两国共同反对美国单极体制、重视多极化和主张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及两国 “ 共同的世界观 ” , 特别是 2005 年 7 月两国具有反美倾向的 “ 关于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宣言 ” 的签署 , 中俄 “ 很可能将在国际反恐、中亚安全、联合国改革等国际政治层面上 , 加深合

作 ”^[10]。随着美国单边行动的 “ 肆虐 ” 和日美同盟的强化 , 国际社会不时会听到有关中俄两国甚至加上印度是否会结成 “ 三角联盟 ” 以共同 “ 对抗 ” 美国的争论。

而近来俄美关系的急剧恶化^②、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军事演习^③以及与美国关系 “ 龃龉不断 ” 的伊朗总统内贾德被邀请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前景的关注。就俄罗斯来说 , 一方面 , 由于美国的包括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在内的一系列的 “ 遏制 ” 举措已经关涉俄罗斯的核心国家利益 , 俄在这些问题上不大可能作出让步 ; 另一方面 , 从实力对比来看 , 俄罗斯目前尚缺乏能力与美国打一场新的 “ 冷战 ” 。虽然近年来俄经济增长势头迅猛 , 但除与美国在军事上尚有 “ 一拼 ” 外 , 在经济、政治、外交、思想等方面与美国实不在一个重量级上。美俄实力差距的不对称性促使俄产生进一步加强中俄协作甚至与中国 “ 结盟 ” 的意愿。2007 年 8 月 10 日俄《独立报》一篇标题为《以上海条约代替华沙条约》的文章引用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维·什雷科夫的话指出 : “ 美国和北约称霸世界的企图应当受到某种制约。毫无疑问 , 今天俄罗斯需要盟友 , 尤其是在亚洲这样复杂的地区。俄罗斯致力于上海合作组织向军事政治方向发展 ,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 ”^[11]。如果说俄罗斯在与美国关系恶化前因对其抱有众多 “ 期望 ” 而对深化中俄关系有所 “ 保留 ” 的话 , 那么 , 在今天俄美 “ 对抗 ” 不断升级的背景下 , 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内进一步密切与中国的关系就成为俄罗斯的必然选择^[12]。“ 俄罗斯正以新的外交行动致力于成立 ‘ 国家统一战线 ’ , 这一 ‘ 战线 ’ 将涵盖二分之一的人类 , 包括两个核大国 (俄罗斯和中国) 以及四百多万军队 (超过了北约军队的数量) 。 ”^[11]

① [日]《选择》月刊 2006 年 1 月载文 (《埋在美中之间的日本》) 指出 , 美国把日美同盟作为对华军事包围网的中心 , 实质上美国是将日本当成自己的第 51 个州来看待 , 然后以 “ 整个美国 ” 身份来对付中国。

② 近些年来 , 俄美两国关于北约东扩、中亚国家 “ 颜色革命 ” 等问题争执不休 , 特别是以 2007 年初美国宣布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为开端 , 俄美关系急剧恶化。面对俄美矛盾的不断升级 , 一些国际问题专家甚至认为 , 世界可能已站到 “ 新冷战时代 ” 边缘。

③ 尤其是 2007 年 8 月中旬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军事演习引起美国军方和政府的高度关注。美国担心中俄军事合作持续加深 , 而军演意在向美国炫耀武力 , 并在战略与外交层面上抗衡美国——中国评论新闻网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2/9/2/100429241_2.html?cduid=59&kindid=0&docid=100429241。

而中俄是否会进一步“接近”甚至结为“盟友”，关键就看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中国总的原则是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冷战对抗，把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作为对外战略的目标。就中俄美三方关系而言，一方面，俄罗斯是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可靠的“后方”；另一方面，美国是中国的“建设性合作”伙伴，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于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中美两国虽然有矛盾，但“共同利益在增多，合作领域在扩大”，“绑上俄国”“战车”而恶化与美国的关系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在俄美关系急剧恶化、双方“对抗”日益升级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和处理中俄、中美关系将是中国需要妥善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莫斯科已经不止一次试图赋予上合组织以军事性质。早在去年4月底上合组织国防部长联席会议上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就倡议建立军事集团，北京以‘深深的沉默’未对此作出反应。后来，俄方又从另一方面提出这一问题，即建议赋予上合组织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以同等性质，而这次北京明确表示反对。”^[11]但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围堵”特别是在“台海”问题上“强力作梗”的话，那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生“质变”的可能性则会明显增加。

第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沿着目前的态势进一步深化，逐步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双方既不结盟，也不疏远，在中俄美相对良性的互动中向前发展。

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双边经贸的规模和质量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同时继续加深双边互信，消除疑虑，不断扩大和夯实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在这些方面，双方已经和正在取得丰硕成果，双边经贸合作近来所取得的进展便是一个例证。截至目前，中俄双边贸易已经连续9年保持增长，贸易规模和结构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2007年1-10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394亿美元，实现年初两国领导人宣布的400亿美元的目标已成定局；更为可喜的是，双方的贸易结构正在改善，2007年前三季度，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机电产品达71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一倍^[13]。中俄两国还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成功举办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俄罗斯年”和“中国年”活动。《中俄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不仅体现了中俄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而且为两国关系达到更高的水平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作为战略协作伙伴，中国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从主观上都不会对俄罗斯形成威胁。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在接受《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采访时表示，所有中国会向俄罗斯扩张的言论都是“无稽之谈”。当问及中国是否向远东扩张的问题时，阿穆尔州的副州长亚历山大·格尔德耶夫的回答颇耐人寻味：“中国的问题在远东根本不存在。政治家说10年后我们都将说汉语，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您知道，这里存在着东西方斗争。中国市场发展非常快，西方反对——那些挥着拳头大谈中国威胁的西方代表”^[14]。但由于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干扰，俄罗斯的对华心理有时也呈现出两面性：一面是战略上的利益借重和合作依赖，一面是心理上的疑虑、恐惧和排斥抵制。俄罗斯既想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抗衡美国，同时又想方设法抑制中国，不希望中国强大；既想利用中国广阔的市场，希望借助中国这条巨龙的神力为自己插上腾飞的翅膀，同时却又缺乏“与龙共舞”的勇气与胸怀^[15]，不愿向中国出口原料、能源及高、精、尖军工技术；既谋求中国对俄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问题的支持，又主张俄在台湾问题上要有所保留。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总统对外政策局局长普里霍季科曾经指出，俄国内的某些政客和冒险分子时不时试图“玩弄”台湾问题，从而触及中俄关系中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是不明智的^[16]。正是俄罗斯这种既借重又怀疑，既合作又防范相互矛盾的两面性心理使得中俄关系的发展偶尔也会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出现一些波动，但总体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向前发展。

从中俄美“三角”互动的角度看，美国自然是一个关键因素。鉴于美国在中俄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美国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实际作用，中俄两国不会也没有必要结成“联合反美”的统一阵线。

对于美国来说，俄罗斯尽管失去了昔日的超级大国地位，但仍然是唯一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军事大国，加上俄罗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影响，美国在许多问题上需要俄罗斯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国的单极企图又驱使其对俄采取一贯的挤压战略（也正是这一点基本打破了俄谋求与美国结盟的“幻想”），俄不可能成为与美国平等的合作伙伴。

实际上,美国对俄的主流政策是“双管齐下”,挤压和安抚兼施,大棒与怀柔并举,即“每当在挤压俄罗斯并获取重大地缘政治利益之后,又对它进行‘利诱’和‘安抚’,使之不脱离与西方合作(尤其是国际安全合作)的轨道”^{①171(P124)}。而从俄内心来讲,自然也不希望恶化与美国的的关系。俄战略评估研究所所长奥兹诺比谢夫曾经坦率地指出:“若要降低俄美彼此核威胁水平、保证广泛的政治互动、使俄罗斯在新世纪发达国家行列中占一席之地,离开同美国的密切合作,俄罗斯将一事无成。”^{①171(P157)}这一席话可谓道出了俄罗斯人的心迹。事实上,俄美双方在尖锐对立的同时,也都努力保持畅通的接触和磋商渠道。未来俄美关系可望继续呈现一种既斗争又合作、“斗而不破”的互动态势。

笔者认为,只要作为中美关系核心问题的台湾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基本上可以排除中美间严重对抗的可能性。一方面,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定了中国无意与俄罗斯结成对抗美国的联盟;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战略尽管不会改变,但面对中国日益崛起的事实,双边经济依赖的不断加深,其策略和手法可能会作某些调整,比如说从原来一味地堵截转向更多地建设性合作。从2005年9月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的中美互为“利益相关者”论,到2007年4月美国权威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出台的呼吁美国政府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的报告^①,从中美各层次、各领域不断完善的沟通机制和管道(包括两国国防部最近建立的热线电话)到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积极合作,再到美国政府近来“反对”台湾“公投入联”的积极性宣示,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对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美好期待。

从国际大背景来看,影响中俄美互动关系的因素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联系和依赖不断加深,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主题,集团对抗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传统经济体制下的零和、输赢规则已为经济全球化环境下

的非零和及双输、双赢规则所取代,较之于往日的军事竞争,各国更加关注经济以及政治层面的较量,协调与合作有望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旋律。其次,当前人类面临着诸多日益严重的共同性问题,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猖獗等,中俄美三国在反恐、防扩散、朝核、环保等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客观上要求彼此之间加强协商与合作,在互利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再次,就现实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言,中俄美三国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中国的崛起正在成为现实,俄罗斯复兴的脚步在加快,而美国却呈现相对衰落的发展态势;过去十年中,在许多人看来,美国注定会成为世界的唯一领导者甚至将独霸世界。然而,美国深陷伊拉克的事实表明,其独有的军事优势并不能保证对外政策的有效性。传统上自以为独胜一筹的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正在遭受重创,更为糟糕的是,由于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美国企图依靠强力扩展的所谓民主理念的“软实力”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①180}。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无疑会对三国间的关系互动产生影响。美国近来似乎也显示出政策调整的某些迹象,比如从崇尚单边主义转向更为强调大国协调与合作,从“先发制人”转向更加注重外交努力等等,其在朝核问题立场上的“积极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综合以上情况来看,中俄美“新三角”在“微妙复杂”情势中的良性互动还是可能的。中俄作为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在不断提高双边合作层次与水平的同时,也努力发展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俄罗斯继续奉行东西方相对平衡的对外战略,在力图“融入”西方的同时也不“遗忘”东方,中国则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致力于发展同俄罗斯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努力保持与美国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俄两国既不结盟,也不对抗,而是通过不断加深合作实现双赢,共同造福于两国人民。

考虑到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变化的状况,谁也没有足够的把握来完全排除前两种极端情况之任何

①2007年4月,美国权威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出台了一篇题为“美中关系:肯定态度及负责任道路”的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制定统一的对话建设性政策。就“面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美国是惊慌失措、四处围堵,还是从容应对、加强接触?”这一问题,该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应对中国的最好方式是进一步将其纳入全球体系,从而以国际公认的安全、贸易、金融和人权准则,影响中国的利益和行为,并使中美能够协力应对共同的挑战。报告认为,美中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并将对21世纪的国际安全格局起决定性作用。——《美智库:自信地接纳中国应成为美对华政策共识》,中新网2007年4月12日电。

一种发展的可能性,但应当说,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之任何一种都不是两国所希望的双方关系未来发展之方向,这也是两国回顾和总结历史得出的基本结论。中俄间的联系已近四百年历史,两国间的关系模式几度发生变化,其中既有关系友好时期,也经历了对抗甚至武装冲突的阶段。中俄两国近四百年关系历程积累起来的经验是两国人民的无价之宝。在这些经验当中,积极的内容比消极的因素更多。对待过去消极的现象可以使用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叫“结束过去,面向未来”。可以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正是中俄两国在这种广阔的历史视野下,在两国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型、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尤其是大国关系发生结构性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型国家间关系。中俄关系的特色,如中国俄罗斯问题专家俞遂先生所言,就“在于:不结盟而又战略协作;关系密切而不存在依附性;维护各自尊严和利益而无颠覆对方之心;根据是非曲直处理国际事务而不搞双重标准;重视与超级大国美国发展关系而又反对单边主义;有利益分歧却能协商解决;推进世界多极化而又不谋求霸权”^①。

目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虽然中俄两国的转轨进程都仍未完成,但未来两国的战略指向都是努力从地区大国变为超级大国。从近期来看,中俄两国有着众多的利益契合点:中俄都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提出了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俄罗斯提出了1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经济发展目标,为此双方都有较强烈的合作愿望;中俄在国际事务中有相当多的一致性,都主张世界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都不满美国的战略挤压和单极霸权,反对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都希望营造一个平等、协商、合作的国际环境;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特别是在朝核、伊核等热点问题上,双方持有基本一致的立

场,等等。中俄战略协作的基础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是比较牢固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近期发展将是比较稳定的和可预期的,而普京总统最近关于“中俄关系未来不会变”以及俄罗斯国内“中国是与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的民调结果也进一步增加了我们对此的良好期待^①。但从中期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及中俄两国实力对比的明显变化,俄罗斯是否仍会保持与中国的战略协作,我们还不得而知。“据预测,2020年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届时中俄双边关系的非对称性将突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范畴,或者必须转化。”^②如果中俄关系不能挖掘更广阔的发展潜力,“融入更大的时代潮流之中,战略态势必然变化,相互需要将重新调整,中俄关系将转型,带来新的相互认知”^③。而从中俄关系发展的远景来看,由于俄罗斯完全拥有复兴的潜力和基础,未来随着俄国力的不断“膨胀”,其一贯的帝国扩张的“欲望和梦想”是否会重新燃起而对我国构成威胁,我们尚不得知,但很清楚的一点是,目前的俄罗斯虽然身躯“孱弱”,但其欲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一争高低”的帝国梦想从未泯灭。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应当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妥善处理两国间可能出现的问题。

总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俄两国既不会发展演变成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盟友”关系,也不会发生“断裂”而成为“陌路人”,更不可能相互成为“敌人”,这不仅是因为两国有对外部环境的准确判断和在国际事务的各个层次上存在众多的利益汇合点,而且是因为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都能以史为鉴,站在战略高度并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冷静和理智地处理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我们也衷心希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基本沿着第三种前景平稳向前发展,从而既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同时也造福于中俄两国人民。

^①2007年9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悉尼APEC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谈时(这也是其总统任期内最后一次与胡锦涛举行会晤)表示:“我想借此机会向您明确指出,近年来,在你我的共同直接推动下,中俄双边关系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坚信,俄罗斯的对华政策未来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和调整。”另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07年8月30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今后10至15年内是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只有3%的人认为中国与俄的关系将会紧张。而排名友好国家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白俄罗斯(12%)和德国(12%)。这表明,中俄关系的未来已有了坚实的民众基础。此外,中俄两国政府已经决定,把2008年定为中国的“俄语年”,而2009年则定为俄罗斯的“汉语年”。——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6238746.html>)。

参考文献 :

- [1] 马风书. 中俄关系中的美国因素[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2, (2).
- [2] 90- [M]. , 1998.
- [3] 秦宣仁. 既是独立两极, 又是战略伙伴——中俄政治经济关系浅析[J]. 国际贸易, 1998, (8).
- [4] 兹·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5] . . . 拉特舍夫. 面对美国战略攻势的俄罗斯和中国[A]. 王韶兴, 等. 中俄改革及其对外政策研究[C].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 [6] 任毓骏. 美印关系再升温[N]. 人民日报, 2001-05-21(3).
- [7] Kevin Platt. China and Russia make new arrangement against the control of USA[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97-04-24(4).
- [8] 徐葵, 马胜荣. 跨世纪的战略抉择——90年代中俄关系实录[C].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9] [N]. 20 2006 .
- [10] 外媒评中俄元首会谈成果 中俄合作进入新阶段[EB/OL]. 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news/905885.htm>.
- [11] [EB/OL]. http://www.ng.ru/politics/2007-08-10/1_dogovor.html.
- [12] 和平使命2007 :除了和北京合作别无选择[EB/OL]. 中国评论新闻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_04/2/6/8/100426815.html?coluid=59&kindid=0&docid=10-0426815.
- [13] [N]. , 14 2007 .
- [14] [N]. , 12 2005 .
- [15] 专家 :中国不构成军事威胁 俄民众缺乏博大胸怀[N]. 世界新闻报, 2005-12-13(4).
- [16] : [J]. , 2, 2004 .
- [17] 姜毅, 等. 重振大国雄风——普京的外交战略[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 [18] [J]. , 4, 2007 .
- [19] 俞邃. 评论 :中俄关系堪称大国关系典范[N]. 环球时报, 2006-03-21(4).
- [20] 王义桅. 战略机遇期考验中俄“伙伴”[EB/OL]. 南方周末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41021/xw/tx2/200410210107.asp>

(责任编辑 李 丹)

On the Future of the Sino- Russian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HUANG Deng- xu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 Russian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is not only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merican factors. In view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especially the American factors, there are mainly three prospects of Sino- Russian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Russia will go towards western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ith them establish an anti- China alliance, thus leading to the rupture of Sino- Russian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China and Russia will officially establish an anti- U.S. strategic alliance; China and Russia will neither ally nor alienate, but go forward in the relative benign interaction with America. By gradually perfecting Sino- Russia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t all levels and in various fields, and with the gradual resolution of some issues, China and Russia will neither ally nor confront, even less become enemies to each other. Their relationship will develop stably by following the scheduled track, 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world peace and stability, but also benefit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people.

Key words: Sino- Russian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Russia- America relationship; future